

子華子卷五之六

顯七

子華子卷之五

六同卷

顛七

晉

人

程

本

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  
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  
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  
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澁栢之淵而隈澳之下  
也豫章榘栴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

類七

谷孱頽嶇嶇之區抉剔之掎撫之剝削之苟  
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螭蜴之變雷霆  
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  
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地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  
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  
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  
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胷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

顛七

二

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厓蹙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  
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  
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  
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  
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  
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  
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  
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  
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  
也然且怡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

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志  
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  
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  
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噐噐自庸  
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

類七

三

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  
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  
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  
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  
爲善以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  
門如鬧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  
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  
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  
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  
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  
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  
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



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  
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惛  
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  
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  
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  
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  
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  
爲得也而不知其龔龔之疾已移於己也悲  
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  
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  
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  
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  
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

顛七

四

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  
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  
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  
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  
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



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  
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  
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  
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  
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所以  
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  
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  
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  
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  
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  
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  
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  
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  
何懼而不獲

顛七

五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  
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  
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  
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



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  
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  
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  
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  
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  
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 人 程 本 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



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䟽苟  
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  
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  
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  
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  
顛七  
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  
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  
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  
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  
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  
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媵媢脂韋者未必御  
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  
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  
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  
甚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  
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  
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  
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



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  
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  
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  
從法䟽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盭氣  
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

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  
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  
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  
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  
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  
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  
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  
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  
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  
而排孤媿妬脂韋者曰至於君之前固寵而  
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  
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  
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  
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



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  
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  
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  
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  
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  
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  
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  
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  
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  
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

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聲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

類七

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嗇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  
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  
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  
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  
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  
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  
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  
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  
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  
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  
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  
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  
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

類七

九

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  
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  
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  
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  
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



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  
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  
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  
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  
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  
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  
土階以居欲以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  
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  
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  
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圍隸以

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  
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  
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  
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